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九

釋僧肇二

涅槃無名論（并上秦主姚興表）

僧肇言。肇聞天得一㠯清。地得一㠯寧。君王得一㠯治天下。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環中。理無不統。游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則。所㠯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涅槃之道。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漭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殆非羣情之所測。肇㠯人微。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載。雖衆經殊致。勝趣非一。然涅槃一義。常㠯聽習為先。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喻。猶懷疑漠漠。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㠯為永慨。而

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使盡其中方寸故能拔彼玄風以啟末俗一日遇蒙答安城侯姚嵩書問無爲宗極何者夫衆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即無復生死既無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其德是名涅槃矣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斯乃窮微言之美極象外之談者也自非道參文殊德侔慈氏孰能宣揚玄道爲法城塹使夫大教卷而復舒幽旨淪而更顯尋玩殷勤不能暫捨欣悟交懷手舞弗暇豈直當時之勝軌方乃累劫之津梁矣然聖旨淵玄理微言約可以匠彼先進拯拔高士懼言題之流或未盡上意庶擬孔易十翼之作豈貪豐文圖以弘顯幽旨輒作涅槃無名論論有九折十演博採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關詣神心窮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論末章云諸家通第一義諦皆云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

者誰覓如明詔、其如明詔、夫道恍惚窅冥、其中有精、若無聖人、誰與道遊、頃諸學徒、莫不躊躇道門、怏怏此旨、懷疑終日、莫之能正、幸遭高判、宗徒儗然、扣關之儔、蔚登玄室、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載者矣、今演論之作旨、曲辨涅槃無名之體、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條牒如左、謹以仰呈、若少參聖旨、願敢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指授、僧肇言、

九折十演者

開宗第一

無名曰、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爲、滅度者、言其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是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良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耳、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羣有以幽昇、量太虛而

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潢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不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窅窅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華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云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始無終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說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萬累多捐故與道通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存與道通洞故沖而不改沖而不改故不可為有至功常存故

不可為無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焉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眾理聖於是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其神道者不亦邈哉

覈體第二

有名曰夫名號不虛生稱謂不自起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蓋是返本之真名神道之妙稱者也請試陳之有餘者謂如來大覺始興法身初建澡八解之清流憩七覺之茂林積萬善於曠劫蕩無始之遺塵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仰攀玄根俯提弱喪超邁三域獨蹈大方啟八正之平路坦眾庶之夷途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至能出生入死與物推夷道無不合德無不施窮化母之始物極玄樞之妙用廓虛宇於無疆耀蕤雲於幽燭將絕朕於九止永淪太虛而有餘緣不

盡餘迹不泯業報猶魂聖智尚存此有餘涅槃也經云陶冶塵滓
如鍊真金萬累都盡而靈覺獨存無餘者謂至人教緣都訖靈照
永滅廓爾無朕故曰無餘何則夫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
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然則智以形倦形以智勞輪
轉修途疲而弗已經曰智爲雜毒形爲桎梏淵默以之而遼患難
以之而起所以至人灰身滅智捐形絕慮內無機照之勤外息大
患之本超然與羣有永分渾爾與太虛同體寂焉無聞怕爾無兆
冥冥長往莫知所之其猶燈盡火滅膏明俱竭此無餘涅槃也經
云五陰永盡譬如燈滅然則有餘可以有稱無餘可以無名名立
則宗虛者欣尚於沖默有稱生則懷德者彌仰於聖功斯乃典誥
之所垂文先聖之所軌轍而曰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
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使夫懷德者自絕宗虛者靡託無異杜耳
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宮商之異辯玄素之殊者也子徒

知道推至人於有無之表高韻絕唱於形名之外而論旨竟莫知所歸幽途故自蘊而未顯靜思幽尋寄懷無所豈所謂朗文明於冥室奏玄響於無聞者哉

位體第三

無名曰有餘無餘者蓋是涅槃之外稱應物之假名耳而存稱謂者封名志器象者耽形名也極於題目形也盡於方圓方圓有所不寫題目有所不傳焉可以名於無名而形於無形者哉難序云有餘無餘者信是權寂致教之本意亦是如來隱顯之陳迹也但未是玄寂絕言之幽致又非至人環中之妙術耳子獨不聞正觀之說歟維摩語言我觀如來無始無終六入已過三界已出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爲非無爲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無言無說心行處滅以此觀者乃名正觀以他觀者非見佛也放光云佛如虛空無去無來應緣而現無有方所然則聖人之在天下也

寂寞虛無無執無競導而弗先感而後應譬猶幽谷之響明鏡之像對之弗知其所以來隨之罔識其所以往恍焉而有惚焉而亡動而逾寂隱而彌彰出幽入冥變化無常其爲稱也因應而作顯迹爲生息迹爲滅生名有餘滅明無餘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於何不名是以至人居方而方止圓而圓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果以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其爲治也故應而不爲因而不施因而不施故施莫之廣應而不爲故爲莫之大爲莫之大故乃返於小成施莫之廣故乃歸乎無名經曰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而不及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天地細入無間故謂之道然則涅槃之道不可以有無得之明矣而惑者覩神變因謂之有見滅度便謂之無有無之境妄想之域豈足標牓玄道而語聖心者哉意謂至人寂怕無兆隱顯同源存不爲有亡不爲無何則佛言吾無生不生雖

生不生。無形不形。雖形不形。以知存不為有。經云菩薩入無盡三昧。盡見故去滅度諸佛。又云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以知亡不為無。亡不為無。雖無而有。存不為有。雖有而無。雖有而無。故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故所謂非無。然則涅槃之道。果出有無之域。絕言象之逕。斷矣。子乃云聖人患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無乃乖乎神極。傷於玄旨者也。經曰法身無象。應物而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動靜者乎。既無心於動靜。亦無象於去來。去來不以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象出於有象。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燋。心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動。紜紜自彼。於我何為。所以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患。益不可盈。損不可虧。寧復痾癘中逵。壽極雙樹。靈竭天棺。體盡焚燎者哉。而惑者居見

聞之境，尋殊應之迹，秉執矩而擬大方，欲以智勞至人，形患大聖，謂捨有入無，因以名之，豈謂採微言於聽表，拔玄根於虛壤者哉。

徵出第四

有名曰：夫渾元剖判，萬有參分，有既有矣，不得不無，無不自無，必因於有，所以高下相傾，有無相生，此乃自然之數，數極於是。以此而觀，化母所育，理無幽顯，恢恑憰怪，無非有也。有化而無，無非無也。然則有無之境，理無不統。經云：有無二法，攝一切法。又稱三無為者，虛空、數緣盡、非數緣盡。數緣盡者，即涅槃也。而論云：有無之表，別有妙道，妙於有無，謂之涅槃。請覈妙道之本，果若有也，雖妙非無，雖妙非無，即入有境；果若無也，無即無差，無而無差，即入無境。總而括之，即而究之，無有異有而非無，無有異無而非有者，明矣。而曰有無之外，別有妙道，非有非無，謂之涅槃，吾聞其語，未即於心也。

超境第五

無名曰有無之數誠以法無不該理無不統然其所統俗諦而已經曰眞諦何耶涅槃道是俗諦何耶有無法是何則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有無所以稱有無有所以稱無然則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離有無無離無無有有無相生其猶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有下必有高矣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是非之所以生豈足以統於幽極而擬乎神道者乎是以論稱出有無者良以有無之數止乎六境之內六境之內非涅槃之宅故借出以祛之庶悕道之流髣髴幽途託情絕域得意忘言體其非有非無豈曰有無之外別有一有而可稱哉經曰三無爲者蓋是羣生紛繞生乎篤患篤患之尤莫先於有絕有之稱莫先於無故借無以明其非有明其非有非謂無也

搜玄第六

有名曰論旨云涅槃既不出有無又不在有無不在有無則不可於有無得之矣不出有無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求之無所便應都無然復不無其道其道不無則幽途可尋所以千聖同轍未嘗虛返者也其道既存而曰不出不在必有異旨可得聞乎

妙存第七

無名曰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無相無名無名無說非心所知吾何敢言之而子欲聞之耶雖然善志有言衆人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吾當以無言言之庶述其言亦可以言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眞即眞則有無齊觀齊觀則彼己莫二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乖於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何則夫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至

能拔玄根於未始，即群動以靜心，恬淡淵默，妙契自然。所以處有不有，居無不無。居無不無，故不無於無；處有不有，故不有於有。故能不出有無，而不在有無者也。然則法無有無之相，聖無有無之知。聖無有無之知，則無心於內；法無有無之相，則無數於外。於外無數，於內無心，此彼寂滅，物我冥一，怕爾無朕，乃曰涅槃。涅槃若此，圖度絕矣，豈容可責之於有無之內，又可徵之於有無之外邪。

難差第八

有名曰：涅槃既絕圖度之域，則超六境之外，不出不在，而玄道獨存。斯則窮理盡性，究竟之道，妙一無差，理其然矣。而放光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佛言：我昔爲菩薩時，名曰儒童，於然燈佛所已入涅槃。儒童菩薩時於七住初獲無生忍，進修三位。若涅槃一也，則不應有三；如其有三，則非究竟。究竟之道，而有升降之殊，衆經異說，何以取中邪。

辨差第九

無名曰，然究竟之道，理無差也。法華經云，第一大道無有兩正。吾以方便爲怠慢者，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三車出火宅，即其事也。以俱出生死，故同稱無爲。所乘不一，故有三名。統其會歸，一而已矣。而難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此以人三三於無爲，非無爲有三也。故放光云，涅槃有差別邪？答曰，無差別。但如來結習都盡，聲聞結習不盡耳。請以近喻，以況遠旨。如人斬木，去尺無尺，去寸無寸。修短在外，尺寸不在無也。夫以群生萬端，識根不一，智鑒有淺深，德行有厚薄，所以俱之彼岸，而升降不同。彼岸豈異，異自我耳。然則衆經殊辯，其致不乖。

責異第十

有名曰，俱出火宅，則無患一也。同出生死，則無爲一也。而云彼岸無異，異自我耳。彼岸則無爲岸也，我則體無爲者也。請問我與無

爲爲一爲異若我卽無爲無爲亦卽我不得有無爲無異異自我也若我異無爲我則非無爲無爲自無爲我自常有爲冥會之致又滯而不通然則我與無爲一亦無三異亦無三三乘之名何由而生也

會異第十一

無名曰夫止此而此適彼而彼所以同於得者得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失之我適無爲我卽無爲無爲雖一何乘不一邪譬猶三鳥出網同適無患之域無患雖同而鳥鳥各異不可以鳥鳥各異謂無患亦異又不可以無患旣一而一於衆鳥也然則鳥卽無患無患卽鳥無患豈異異自鳥耳如是三乘衆生俱越妄想之樊同適無爲之境無爲雖同而乘乘各異不可以乘乘各異謂無爲亦異又不可以無爲旣一而一於三乘也然則我卽無爲無爲卽我無爲豈異異自我耳所以無患雖同而升虛有遠近無爲雖一而

幽鑒有淺深無爲卽乘也乘卽無爲也此非我異無爲以未盡無爲故有三耳

詰漸第十二

有名曰俗累滋彰本於妄想妄想旣祛則俗累都息二乘得盡智菩薩得無生智是時妄想都盡結縛永除結縛旣除則心無爲心旣無爲理無餘翳經曰是諸聖智不相違背不出不在其實俱空又曰無爲大道平等不二旣曰無二則不容異二不體則已體應窮微而曰體而未盡是所未悟也

明漸第十三

無名曰無爲無二則已然矣結是重惑而可謂頓盡亦所未喻經曰三箭中的三獸渡河中渡無異而有淺深之殊者爲不同故也三乘衆生俱濟緣起之津同鑒四諦之的絕僞卽眞同升無爲然則所乘不一者亦以智力不同故也夫羣有雖衆然其量有涯正

使智猶身子，辯若滿願，窮才極慮，莫窺其畔，況乎虛無之數，重玄之域，其道無涯，欲之頓盡耶。書不云乎，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爲道者，爲於無爲者也。爲於無爲，而日日損，此豈頓得之謂，要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損耳。經喻螢日，智用可知矣。

譏動第十四

有名曰：經稱法身已上，入無爲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體絕陰入，心智寂滅，而復云進修三位，積德彌廣，夫進修本於好尚，積德生於涉求，好尚則取捨情現，涉求則損益交陳，既以取捨爲心，損益爲體，而曰體絕陰入，心智寂滅，此文乖致殊，而會之一人，無異指南爲北，以曉迷夫。

動寂第十五

無名曰：經稱聖人無爲而無所不爲，無爲故雖動而常寂，無所不爲故雖寂而常動，雖寂而常動，故物莫能一，雖動而常寂，故物莫能

二物莫能二故逾動逾寂物莫能一故逾寂逾動所以為即無為
無為即為動寂雖殊而莫之可異也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不
有者不若有心之有不無者不若無心之無何者有心則衆庶是
也無心則太虛是也衆庶止於妄想太虛絕於靈照豈可止於妄
想絕於靈照標其神道而語聖心者乎是以聖心不有不可謂之
無聖心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故心想都滅不無故理無不契理
無不契故萬德斯弘心想都滅故功成非我所以應化無方未嘗
有為寂然不動未嘗不為經云心無所行無所不行信矣儒童曰
昔我於無數劫以國財身命施人無數以妄想心施非為施也今
以無生心五華施佛始名施耳又空行菩薩入空解脫門方言今
是行時非為證時然則心彌虛行彌廣終日行不乖於無行者也
是以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
演不知之知聖旨虛玄殊文同辯豈可以有為便有為無為便無

爲哉菩薩住盡不盡平等法門不盡有爲不住無爲卽其事也而曰南北爲喻殊非領會之唱

窮源第十六

有名曰非衆生無以御三乘非三乘無以成涅槃然必先有衆生後有涅槃是則涅槃有始有始必有終而經云涅槃無始無終湛若虛空則涅槃先有非復學而後成者也

通古第十七

無名曰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何則非理不聖非聖不理理而爲聖者聖不異理也故天帝曰般若當於何求善吉曰般若不可於色中求亦不離色中求又曰見緣起爲見法見法爲見佛斯則物我不異之效也所以至人戢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卽化總六合以鏡心一去來以成體古今通終始同窮本極末莫之與二浩然太均乃曰涅槃經曰

不離諸法而得涅槃又云諸法無邊故菩提無邊以知涅槃之道存乎妙契妙契之致本乎冥一然則物不異我我不異物物我玄會歸乎無極進之弗先退之弗後豈容終始於其間哉天女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

考得第十八

有名曰經云衆生之性極於五陰之內又云得涅槃者五陰都盡譬猶燈滅然則衆生之性頓盡於五陰之內涅槃之道獨建於三有之外邈然殊域非復衆生得涅槃也果若有得則衆生之性不止於五陰若必止於五陰則五陰不都盡五陰若都盡誰復得涅槃者耶

玄得第十九

無名曰夫眞由離起僞因著生著故有得離故無名是以則眞者同眞法僞者同僞子以有得為得故求於有得耳吾以無得為得

故得在於無得也且談論之作必先定其本既論涅槃不可離涅槃而語涅槃也若即涅槃以興言誰獨非涅槃而欲得之邪何者夫涅槃之道妙盡常數融冶二儀蕩滌萬有均天人同一異內視不已見返聽不我聞未嘗有得未嘗無得經曰涅槃非衆生亦不異衆生維摩詰言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衆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一切衆生本性常滅不復更滅此名滅度在於無滅者也然則衆生非衆生誰爲得之者涅槃非涅槃誰爲可得者放光云菩提從有得邪答曰不也從無得邪答曰不也從有無得邪答曰不也離有無得邪答曰不也然則都無得邪答曰不也是義云何答曰無所得故爲得也是故得無所得也無所得謂之得者誰獨不然邪然則玄道在於絕域故不得以得之妙智存乎物外故不知以知之大象隱於無形故不見以見之大音匿於希聲故不聞以聞之故囊括終古導達羣方亭毒蒼生疏而不漏汪哉洋哉何莫由之

哉故梵志曰吾聞弘道厥義弘深汪洋無涯靡不成就靡不度生

然則三乘之路開眞僞之途辨賢聖之道存無名之致顯矣

長阿含經序

夫宗極絕於稱謂賢聖以之沖默玄旨非言不傳釋迦所以致教是以如來出世大教有三約身口則防之以禁律明善惡則導之以契經演幽微則辨之以法相然則三藏之作也本於殊應會之有宗則異途同趣矣禁律律藏也四分十誦法相阿毗曇藏也四分五誦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以為一部阿含秦言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總持之林苑其為典也淵博弘富韞而彌曠明宣禍福賢愚之迹剖判眞僞異濟之原歷記古今成敗之數墟域二儀品物之倫道無不由法無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為名開析修途所記長遠故以長為目翫茲

典者長迷頓曉邪正難辨顯如晝夜報應冥昧照若影響劫數雖遼近猶朝夕六合雖曠現若目前斯可謂朗大明於幽室惠五目於眾瞽不闚戶牖而智無不周矣大秦天王滌除玄覽高韻獨邁恬智交養道世既濟每懼微言翳於殊俗以右將軍使者司隸校尉晉公姚爽質直清柔玄心超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上特留懷每任以法事以弘始十二年歲次上章掩茂請罽賓三藏沙門佛陀耶舍出律藏四分四十五卷（一作四十卷案今藏本四分律藏六十卷與此卷數不同）十四年訖十五年歲次昭陽奮若出此長阿含訖涼州沙門佛念爲譯秦國道士道含筆受時集京夏名勝沙門於第校定恭承法言敬受無差蠲華崇朴務存聖旨余以嘉遇猥參聽次雖無翼善之功而豫親承之末故略記時事以示來賢焉（釋藏迹一 又跡九）

梵網經序

夫梵網經者蓋是萬法之玄宗眾經之要旨大聖開物之真模行

者階道之正路是以如來權教雖復無量所言要趣莫不以此爲指南之說是以秦王識達寰中神凝紛表雖威綸四海而沾想虛玄雖風偃八荒而靜慮塵外故弘始三年淳風東扇於是詔天竺法師鳩摩羅什在長安草堂寺及義學沙門三千餘僧手執梵文口翻解釋五十餘部唯梵網經一百二十卷六十一品其中菩薩心地品第十專明菩薩行地是時道融道影三百人等即受菩薩戒人各誦此品以爲心首師徒義合敬寫一品八十一部流通於世欲使仰希菩提者追蹤以悟理故冀於後代同聞焉釋藏攝二

百論序

百論者蓋是通聖心之津塗開眞諦之要論也佛泥洹後八百餘年有出家大士厥名提婆玄心獨悟俊氣高朗道映當時神超世表故能闢三藏之重關坦十二之幽路擅步迦夷爲法城塹于時外道紛然異端競起邪辯逼眞殆亂正道乃仰慨聖教之陵遲俯

悖習迷之縱惑將遂拯沈淪故作斯論所以防正閑邪大明於宗極者矣是以正化以之而隆邪道以之而替非夫領括眾妙孰能若斯論有百偈故以百爲名理致淵玄統萃籍之要文旨婉約窮制作之美然至趣幽簡尠得其門有婆藪開士者明慧內融妙思奇拔遠契玄蹤爲之訓釋使沈隱之義彰於微翰風味宣流被於來葉文藻煥然宗塗易曉其爲論也言而無當破而無執儻然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返本之道著乎茲矣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器量淵弘俊神超邈鑽仰累年轉不可測常味詠斯論以爲心要先雖親譯而方言未融至令思尋者躊躇於謬文標位者乖迕於歸致大秦司隸校尉安成侯姚嵩風韻清舒沖心簡勝博涉內外理思兼通少好大道長而彌篤雖復形羈時務而法言不輟每撫茲文所慨良多以弘始六年歲次壽星集理味沙門與什考校正本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

宗致劃尔無間然矣論凡二十品品各有五偈後十品其人以爲無益此土故闕而不傳冀明（一作曉）識君子詳而覽焉（釋藏守八 又百一）

注維摩詰經序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妙絕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像所測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超羣數之表絕有心之境眇漭無爲而無不爲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像而殊形並應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羣方開物成務利見天下於我無爲而惑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之身覩玄籍便謂之言見變動乃謂之權夫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羣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是以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毗耶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

已不二爲言凡此諸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像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難啟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侍者標以爲名焉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獨悟弘至治於萬機之上揚道化於千載之下每尋翫茲典以爲棲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懼玄宗墜於譯人北天之運運通有在也以弘始八年歲次鶉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左將軍安城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常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眞境既盡寰中又善方言時手執梵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其文約而詣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於茲顯然余以闇短時豫聽次雖思乏參玄然麤得文意輒順所聞而爲注解略記成言述而無作庶將來君子異世同聞焉釋藏跡八又石一又務

鳩摩羅什法師誄并序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微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頹綱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則嶮巇歸仁於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旣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悕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大王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

動。自公形應泰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榑桑。融冶常道。盡重玄之妙。間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說。斯乃法鼓重震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地。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煉。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已要言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邊之高。巋然隘蓮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神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頹。六合晝昏。迷儔焉九迴。神關重閉。三塗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

先覺登霞。靈風緬邈。遙仙潛凝。應眞沖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其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沖靜默。抱此玄素。應斯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杋。彌彌遐遠。髻亂遐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

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遐唱。又吕抗節。恕棄榮俗。從容道門。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鑽。弘無自替。宗無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迹彌高。內朗彌足。恢恢高韻。可模可風。偕偕沖懷。惟妙惟眞。靜吕通元。動吕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既立。二敎亦賓。誰爲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玆大方。然斯慧燈。道音始唱。俗網吕崩。痴根彌拔。上普彌增。人之寓俗。其塗無方。統斯蕃有。紬玆頹綱。順吕四恩。降吕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沖帝鄉。來敎雖妙。何足吕臧。偉哉大人。振降圓德。標此名相。顯彼沖默。通吕眾妙。約吕玄則。方隆般若。吕應天北。如何遐邇。幽里冥鬼。天路誰通。三塗永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擁綱遐籠。長羅遠羈。純恩下鈞。容旅上擁。恂恂善誘。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柰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眞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唯百六。道

泯滔斥殘喻摧軸朝陽頹景瓊岳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宜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衂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適其餘波稱成虛玄之用之無窮纘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未敘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貿之以千時無可待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廣弘明集二十六又見十六國春秋六十二

支曇諦

曇諦本康居人居吳興烏程之千秋里後徙故鄣之崑山義熙七年卒有集六卷案隋志列曇諦於慧遠之前曰道讓作曇諦誄以爲義熙七年五月卒道讓與曇諦友善必不有誤高僧傳七辨僧傳三作宋元嘉末卒恐未可據隋志曇諦集上道護集皆列於晉不列於宋足以明之

廬山賦

嗟哉壯麗峻極氤氳包靈奇以藏器蘊絕峯乎青雲景澄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鱗萃路絕故人迹自分嚴清

升山於玄崖世高垂化於鄭亭應眞陵雲以踞峯眇忽翳景而入冥咸豫聞其清塵妙無得而稱名也若其南面巍巖北背遊嶽懸霤分流以飛湍七嶺重疊而艷勢映以竹柏蔚以檉松縈以三湖帶以九江嗟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美二流之潺湲津百川之所衝峭門百尋峻闕千仞香鑪吐雲以像煙甘泉湧霤而先潤藝文類聚七

赴火蛾賦 并序

悲逵有言曰愚人忘身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藝文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五十一

翔無常宅集無定栖類聚羣分塵合電移因溫風以舒散乘游氣以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燭燿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燋投煎膏而身亡藝文類聚九十七

燈贊

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並耀，飛烟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就，悟旨測妙。藝文類聚八十

靈鳥山銘序

昔如來遊王舍城，顧靈鳥山，舊云其山峯似鳥，而威靈，故以爲名焉，衆美咸歸，壯麗畢備。御覽

竺僧度

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後爲僧改名。

苔楊苕華書 苕華者，竺僧度之妻

夫事者，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至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

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日損爲志處世者當及時爲務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高僧傳四

釋僧衛

衛居荊州長沙寺爲殷仲堪所重

十住經合注序

夫其壑以沖虛靜用百川以之本至極以無相標玄品物以之宗故法性住滿一以居妙寂紛累以運通靈根朗圓燭以遂能乘涉動以開用然能要有資用必有本用必有本故御本則悟涉無方能要有資故悟虛則遂運其通通則苞鏡六合而有無圓照衆則用隨緣感而應必慮偏圓照則神功造極慮偏則顛覆與焉故四瀆開流則洪川灌注玄象垂撤則三光晦曜因此而推固知運通

有宗化積有本夫運通之宗因緣開其會無相極其終化積之本十道啟其謀心術兆其始故心術憑無則靈照通而大乘廓滯有則神慮塞而九宅開矣然推而極之則唯心與法別而張之則縣彰八極請辨而目焉夫萬法浩然宗一無相靈魄彌綸統極圓照斯蓋目體用爲萬法言性虛爲無相稱動王爲心識謂靜御爲智照故滯有慮塞則曰心曰識憑靈照通則曰智曰見見者正見也始曉之偏目也智者正偏智也體極之圓號也正見創入轍之始正偏標體極之終四者蓋精魄彌綸水鏡萬法雖數隨緣感然靈照常一而不變者也夫體用無方則用實異照故亂識爲塵穢心欲闇見謂跨廓智謂種機心故五欲爲酖醴之室闇見故三寶爲荆石之門亂識故六塵爲幻惑之肆廓智故一切種爲驪龍之淵四者寔萬法浩然同實異照雖感應交映而宗一無相者也故識御六塵以矇性心起五欲以昏慮見憑四諦以洗翳智撫無相以

通照然則境雖（下缺數語）理故心緣精魄彌綸體故靈照靈照故統名一心所緣故總號一法若夫名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以心法則未始非二故十住爲經將窮賾心術之原本遂眞悟之始辯神功啟於化彰八萬歸於圓照使靈機無隱伏之數大造無虛稱之名爾乃落滯識以反墜眞眞慧以居宗開十道運其用恬無相遠其通合三義以廓能則表宏稱謂菩提菩提者包極十道之尊號括發通物之妙稱乃十住啟靈照之圓極遠弘大通之逸軌故十住者并照息機反鑒之容目者也夫所以冠大業之始唱統十地之通目表稱十住該義存於茲焉義存於茲焉然則十住之興蓋廓明神覺之向牖發瑩眞慧之砥礪如來反流盡源之舟輿世雄撫會誕化之天府乃衆經之宗本法藏之淵源貫鑒始領終之水鏡光宣佛慧之日月者也夫致弘不可以言象窮道弘不可以名數極故文約而義豐辭婉而旨弘兆百行開於心轍啟八萬舉其一

闢非夫探鉤玄賾研機孰能亢貞鑒敬於希微闢拔其悟返乎三闢者哉悲夫尋習之迷雖服膺悟闢不覩斯要負日月而彌昏而玄津而莫濟矣當請引而推應夫泉高必詣遠致深則與玄故廓六天以妙處引法雲以勝衆蓋非勝無以扣其玄處非妙不足以光其道光道要有方玄扣必得人故位妙處以殊方則境絕衆被開玄肆以引衆則英彥蓋時處極六天則寶映七珍衆舉法雲則體鏡九宅廓六變以開運則耀世之宏觀叩三說以開興撫玄中之統韻發五情以宜到應衆誠以彌滄遞二七以運感互交用於玄端開神轍於三轉之際兆靈覺於九識之淵匹夫衆經以比興不得同日而語開八萬以辯用焉可共劫而言非夫體包三義道總兩端孰有若斯之弘哉孰有若斯之弘哉以此而斷其道淵矣其致玄矣夫以金剛之幽植總神辯以居用猶曰不可究其深況自降茲者乎然道不獨運弘必由人故令千載之下靈液有寄

焉夫外國法師鳩摩羅耆婆者挺天悟於命世遊英風於季俗乘冥寄而孤遊因秦運以弘道撫玄節於希聲暢微言於像外可以袪故納新非擬三益悟宗入微幾於過半運啟其願彌讚其會以銘礫之質廁南金之肆誠悟無返三之機思無稽玄之業然存闇賞平庶無惑焉故撫經靜慮感尋疇昔每惜其文約而致弘言婉而旨玄使靈燭映於隱數大宗昧於稱文神標絲是以權範玄風自茲用澆淯至於閑詁靖唯抑磨津門則何嘗不遐然長慨撫膺薄以興懷哉故遂撰記上聞略為注釋豈曰淵擬之待晨露蓋以伸其用己之心耳庶後來明哲有以引而補焉釋叡迹九

曇影

曇影姚秦時居陽羅九崖巖見姚書巖紹傳後住逍遙園

中論序

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相虛宗非無契而契之者無心故至

人已無心之妙慧，而契彼無相之虛宗。內外俱冥，緣智俱寂，豈容名數於其間哉。但已絺玄之韻，趣必有由。非名無以領數，非數無以擬宗，故遂設名而召之，立數而辨之。然則名數之生，生於累者。可以造極，而非其極。苟曰非極，復何常之有邪。是故如來始逆眞覺，應物接麤，啟之以有，後為大乘，乃說空法。化適當時，所悟不二。流至末葉，像教之中，人根膚淺，道識不明，遂廢魚守筌，在指忘月。視空教，便謂罪福俱泯；聞說相，則謂之為眞。是使有無交興，生滅迭爭，斷常諸邊，紛然競起。時有大士，厥號龍樹，爰託海宮，逮無生忍。意在傷宗，截隆遺教，故作論以折中。其立意也，則無言不窮，無法不盡。然統其要歸，則會通二諦。以眞諦故無有，俗諦故無無。眞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故無無，則雖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有；雖無而有，則不滯於無。不滯於無，則斷滅見息；不存於有，則常等冰消。寂此諸邊，故名曰中。問答析微，所以為論。是作者之大意

也亦云中觀道吕觀辯於心論宣於口耳。釋藏百一

僧佉吒

佉吒，外國人，寄居長干寺。

題頌同張奴

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横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瞬影遊電。累蹟聲華，茂醜章弃。觀色悟空，覩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纖。青條曲陰，白茅已薦。依唯啜麻，鄰崖飲澗。悲定計照，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高僧傳十杯度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十

闕名

修行道地經翻譯記

罽賓文士竺侯征若，性純厚，樂道歸尊，好學不倦，眞爲上儒也。爾此經本來至燉煌，是時月支菩薩沙門法護，德素智博，所覽若淵，志化末進，誨人以眞，究天竺語，又暢晉言，於此相値，共演之。其筆受者，菩薩弟子沙門法乘、月氏法寶，賢者李應、榮承、索烏子、剡遲時、通武、支晉、支晉寶等三十餘人，咸共勸助。以太康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始訖，正書寫者榮攜業、侯無英也。其經上下二十七品，分爲六卷，向六萬言，於是衆賢各各布置。（釋藏終八）

放光經記

惟昔大魏潁川朱士行，以甘露五年，出家學道爲沙門，出塞西至于闐國，寫得正品梵書梵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以太康三年，遣弟子弗如檀，晉字法饒，送經梵本至洛陽，住三年，復至許昌二年，後至陳留界倉垣水南寺，以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衆賢者共集議，晉書正寫，時執梵本者，于闐沙門無叉羅，優婆塞竺叔蘭，口傳祝，太玄周玄明，共筆受正書九十章，凡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言，時倉垣諸賢者等，大小相勸助供養，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寫都訖，經義深奧，又前後寫者，參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沙門竺法寂，來至倉垣水北寺，求經本，寫時檢取現品五部，并梵本，與竺叔蘭更共考校書寫，永安元年四月二日訖，於前後所寫校，最爲差定，其前所寫，可更取校，晉梵音訓，暢義難通，諸開士大學文生，書寫供養諷誦讀者，願留三思，恕其不逮也。藏稱

須眞天子經記

須眞天子經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於長安青門內白馬寺中天竺菩薩曇摩羅察口授出之時傳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聶承遠張玄伯孫休達十二月三十日未時訖同上

普曜經記

普曜經永嘉二年太歲在戊辰五月本齊菩薩沙門法護在天水寺手執梵本口宣晉言時筆受者康殊帛法炬同上

賢劫經記

賢劫經永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月支菩薩竺法護從罽賓沙門得是賢劫三昧手執口宣時竺法友從洛寄來筆受者趙文龍使其功德福流十方普遂蒙恩離於罪蓋其是經者次見千佛稽受道化受菩薩決致無生忍至一切法十方亦爾同上

首楞嚴後記

咸和三年歲在癸酉涼州刺史張天錫在州出此首楞嚴經於時有月支優婆塞支施崙手執梵本支博綜衆經於方等三昧特善其志業大乘學也出首楞嚴須賴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時在涼州州內正聽堂湛露軒下集時譯者龜茲王子世帛延善晉梵音延博解羣籍內外兼綜受者常侍西海趙瀟會水令馬亦內侍來恭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時在坐沙門釋慧常釋進行涼州自屬辭辭旨如本不加文飾飾近俗質近道文質兼唯聖有之耳同上

阿維越致遮經記晉言不退轉法輪

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薩沙門法護於燉煌從龜茲副使羌子侯得此梵書不退轉法輪經口敷晉言授沙門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聞知同上

魔逆經記

太康十年十二月二日月支菩薩法護手執梵書口宣晉言聶道
真筆受於洛陽城西白馬寺中始出折斷元寫使功德流布一切
蒙福度脫同上

聖法印經記

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於酒泉演出此
經弟子竺法首筆受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乘常住同上

文殊師利淨律經記

經後記云沙門竺法護於京師遇西國寂志誦出此經經後尚有
數品其人忘失輒宣現者轉之爲晉更得其本補令具足太康十
年四月八日白馬寺中聶道真對筆受勸助劉元謀傅公信侯彥
長等同上

正法華經記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燉煌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手執梵經口宣傳

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授優婆塞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共筆受竺德成竺文盛嚴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長玄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日訖天竺沙門竺力龜茲居士帛元信共參校元年二月六日重覆又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已四月十五日寫素解釋藏跡八

正法華經後記

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陽寫正法華品竟時與清戒界節優婆塞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詣白馬寺對與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以九月大齋十四日於東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同上

持心經記

持心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敦煌開士竺法護在長安說出梵文授承遠同上

六卷泥洹記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優婆塞伽羅先見晉土道人釋法顯遠遊此土爲求法故深感其人即爲寫此大般泥洹經如來秘藏願令此經流布晉土一切衆生悉成平等如來法身義熙十三年十月一日於謝司空石所立道場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經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盡訖禪師佛大跋陀手執梵本寶雲傳譯於時座有二百五十人同上

二十卷泥洹記

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不同帝利城次華氏邑有婆羅門氏族甚多其稟性敏悟歸心大乘博覽衆典無不通達家有銀塔縱廣八尺高三丈四龕銀像高三尺餘多有大乘經種種供養婆羅門問猛言從何來答言秦地來又問秦地有大乘學不即答皆大

如來大哀經記

元康元年七月七日燉煌菩薩支法護手執梵經經名如來大哀口授聶承遠道眞正書晉言以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訖護親自覆校當令大法光顯流布其有覽者疾得總持暢澤妙法釋藏跡九

文殊師利發願經記

晉元熙二年歲在庚申於揚州鬬場寺禪師新出云外國四部衆禮佛時多誦此經以發願求佛道同上

僧伽羅剎集經後記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賓比丘僧伽跋澄於長安石羊寺口誦此經及毗婆沙佛圖羅剎翻譯秦言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覈理趣每存妙盡遂至留連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訖且婆須蜜經及曇摩難提口誦增一阿含幷幻網經使佛念爲譯人念迺學通內外才辯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質謂此土好

華每存塋飾文句滅其繁長安公趙郎之所潔疾第校考定務存典骨旣方俗不同計其五失梵本出此已外毫不可差五失如安公大品序所載余旣預衆末聊記卷後使知釋趙爲法之至釋藏跡十

大智論記

究摩羅耆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常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爲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萬言幷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論其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以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同上

三法度經記

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訶鞞邪伽蘭兼通一切書記此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記出此經持此福祐一切衆生令從若

得安見諦解脫。同上

八犍度阿毗曇根犍度後別記

斯經序曰：其人忘因緣一品，故闕文焉。近自罽賓沙門曇摩卑闍之來，經蜀川僧伽禘婆譯出此品，八犍度文具也。而卑云八犍度是體耳，別有六足，可自百萬言。卑誦二足，今無譯可出，慨恨良深。泰建元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於揚州瓦官佛圖記。同上

成實論記

大秦弘始十三年歲次豕韋九月八日，尚書令姚顯請出此論，至來年九月十五日訖。外國法師拘摩羅耆婆手執梵本，口自傳譯，曇晷筆受。釋藏百一

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

夫窮像於玄原之無始，萬行始於戒信之玄兆，是故天竺鳩摩羅什法師心首持誦，什言此戒出梵網經中，而什法師少蹈大方，齊

與學於迦夷濟風東扇故弘始三年秦王道契百王之業奉心大法於逍遙觀中三千學士與什參定大小乘經五十餘部唯菩薩十誡四十八輕最後誦此時融影三百人等一時受行修菩薩道豈唯當時之益乃有累劫之津也故慧融書三千部流通於後代持誦相授屬諸後學好道之君子願未劫不絕共見千佛龍華同坐同上

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卷初記云太歲己卯鶉火之歲十一月十一日在長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記僧純於龜茲佛陀舌彌許戒本曇摩侍傳佛念執梵慧常筆受

卷中間尼受大戒法後記云此土無大比丘尼戒文斯一部僧法久矣吳土雖有五百戒比丘尼而戒是覼歷所出尋之殊不似聖人所制法汰道林眷鼓而攻之可謂匡法之棟梁也法汰去年亦

令外國人出少許復不足慧常涼州得五百戒一卷直戒戒複之似人之所作其義淺近末及僧純曇充拘夷國來從雲慕藍寺於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劒慕法遂令佛圖卑爲譯曇摩侍傳之乃知眞是如來所制也而不止五百數比丘戒有二百六十問侍所以言莫知其故也然以理推之二百五十及五百是舉全數耳又授比丘尼大戒文少將即用授大比丘法而出其異也八敬賴夷無二亦當依此足之耳亦當略授十七僧迦衛尸沙二章也又授比丘尼大戒尼三師敬授師更與七尼壇外問內法壇外問內法於事爲重故外國師云壇外問當言正爾上場衆僧中當問汝汝當爾荅壇上問則言今衆僧中問汝也正爾令曇充還拘夷訪授比丘尼大戒定法須報以爲式也授六法文無之也二師而已無敬授師也

卷後又記云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歲在鶉尾比丘僧純曇

充從丘慈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授大比丘尼戒儀及二歲戒儀從受坐至囑授諸雜事令曇摩侍出佛圖舌彌譯慧常筆受凡此諸事是所施行之急者若為人師而不練此此無異於土牛後人也涼州道人竺道曼於丘慈因此與事來與燉煌道人此沙門各各所住祠或二百或三百人為一部僧比丘尼向三百人凡有五祠各各從所使僧祠依准為界內無其說戒法也常暮說戒說戒之日比丘尼差二人往白所依僧云今日當說戒僧即差二人往詣比丘尼僧知人數還白大僧云比丘尼凡有若干於某祠清淨說戒普其聞知如是三白比丘尼便自其行籌說戒如法僧事七月十五日各於所止處受歲如法遣三人詣所依僧承受界分齋耳其餘如僧法比丘尼當三受戒五百戒比丘尼滿十二歲乃中為師初受十戒時索二女師當使持律沙門授戒乃付女師令教道之次受二百五十戒年滿二十直使女三師授之耳威儀

脩彼如男子受戒法無異也受戒後周一年無誤失乃得受戒五百戒後受戒時三師七僧如中受時直使前持律師更授二百五十事合前爲五百耳直授之不如中受時周威儀委曲也戒文如男子戒耳事事如之無他異也同上

正誣論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眞有胸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卽老子弟子老子卽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

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邪曰此推之術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曰道蒞之遠人不服則綏曰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曰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曰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釁必鳴鼓曰彰其過總兵曰臨罪人不曰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媿刑極武勝則曰喪禮居之殺則曰悲哀泣之是曰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曰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衷甲之詐曰崇唱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惡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於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曰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滅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為可痛心而長歎

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剪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撲滅使無孑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獨良淑縱火中原蘭蕕俱焚桀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道之旨也引此為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豎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正以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若生長枉造偽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覈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

其不然、況有識乎、欲吕見博、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吕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吕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崇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昆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吕人爲貴、榮期所吕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吕鶉水爲甘膳、吕鶴絡爲非識、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

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會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讁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婬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自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糜費而無益云云正曰夫敎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倚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旄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覩庠

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遐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㠯諸奉佛者、仰慕遺迹、思存髣髴、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㠯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㠯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躓、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㠯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其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檝、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謂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㠯充饑虛、黃帝垂衣裳㠯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㠯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鵲之所㠯稱良醫者、㠯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

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穽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卻疫克静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無柰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于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予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彼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旱涿鹿有漂櫓之血坂泉有横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邪且夫熊經鳥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餱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矣不能無弱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

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祈於不死之鄉豈能悁心營近與淆爭長故難者猶欲騁飾非之辭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非理之亂雅邪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過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欺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遐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者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正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憍盈躭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惸獨論才則有一劄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淸心穢色厲内荏口誦禹湯而行偶桀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曰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菑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且涉儒士自是可才而有强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吕此而過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顔項夙夭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剖心之禍申生爲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曰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有不免固知猶命之誣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絶之日皆吕爲福祿之來而無哀慼之容云云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

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短修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死慎終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玄哲之義雖人之喪猶如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嚀己之深也遊情達道於斯見矣弘明集一載此文於牟子理惑論後無撰人名　案稱石崇閒當則撰人在明帝後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十

闕名二

四阿含暮鈔序

阿含暮者秦言趣無也阿難既出十二部經又采撮其要逕至道法爲四阿含暮與阿毗曇及律並爲三藏焉身毒學士已爲至德未墜於地也有阿羅漢名婆素跋陀鈔其膏腴已爲一部九品四十六葉斥重去複文約義豐眞可謂經之瓔鬘也百行美妙辯是與非莫不悉載也幽奥深富行之能事畢矣有外國沙門字因提麗先齎詣前部國祕之佩身不已示人其王彌第求得諷之遂得布此余已壬午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鄴寺令鳩摩羅佛提執梵文僧念僧護爲譯僧導曇究僧叡筆受至冬十一月乃訖此

歲夏出阿毗曇冬出此經一年之中具三藏也深以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遇此經恐韋編未絕不終其業耳若加數年將無大過也近敕譯人直令轉梵爲秦解方言而已經之文質所不易也又有懸數懸事皆訪其人爲注其下時復以意消息者爲其章注修妬路者其人注解引經本也其有直言修妬路者引經證非注解也釋藏構五又迹九　案此經編目是釋道安所題疑此序亦道安作而梁釋僧祐以爲未詳作者尋道安傳亦無壬午歲至鄴寺事故編入闕名類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序

夫乾坤覆載以人爲貴立身處世以禮儀爲本君臣父子非禮不立防邪止姧非禮不禁和國崇婚非禮不定遜悌鄉邑非禮不通師徒朋友非禮不敬弔喪問疾非禮不行昔先賢垂範亦以爲軌則喪祭之儀世務之急是以信行之儀旦夕之要今世浮遊或輕或重或深或淺不諳法則以致譏論釋藏收四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序

尊婆須蜜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如來也從釋迦文降生鞞提國爲大婆羅門梵摩渝子厥名鬱多羅父命觀佛尋侍四月具覩相表威變容止還白所見父得不還已出家學改字婆須蜜佛般涅槃後遊教周妒國槃奈國高才蓋世奔逸絕塵撰集斯經焉別七品爲一揵度盡十三揵度其所集也後四品一揵度訓釋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揵度也該羅深廣與阿毗曇並興外國傷通大乘特明盡漏博涉十法百行之能事畢矣尋之漭然猶滄海之無涯可不謂之廣乎陟之瞠爾猶崑岳之無頂不謂之高乎寶渚極目眯夜光之珍巖岫舉睫獻六智之玉懿乎富也何過此經外國升高座者未墜於地也集斯經已入三昧定如彈指頃神升兜術彌妒路彌妒路刀利及僧伽羅剎適彼天宮斯二三君子皆次補處人也彌妒路刀利者光炎如來也僧伽羅剎者柔仁佛

也茲四大士集乎一堂對揚權智賢聖默然洋洋盈耳不亦樂乎罽賓沙門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傳此經一部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政文業者學不厭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譯傳跋澄難陀禘婆三人執梵本慧嵩筆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訖梵本十二千首盧也余與法和對校修飾武威少多潤色此經說三乘爲九品持善修行以止觀經十六最悉每尋上人之高韻未常不忘食（一作息）味也恨闚數仞之門晚懼不悉（一作懼失）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釋藏集一又跡十）

首楞嚴三昧經注序

首楞嚴三昧者晉曰勇猛伏定意也謂十住之人志當而功顯不爲而務成蓋勇猛伏之名生於希尚者耳雖功高天下豈係其名哉直以忘業宗而稱立遺稱故名遺訓三千敷典誥聲生略之而弗及鑽之而莫喻自非奇致超玄梵可以應乎聖錄所謂勇猛者

誠哉雖喘也定意者謂迹絕仁智有無兼忘雖復寂㠯應感感深
者會生何嘗不通患㠯仁智照㠯玄宗所㠯寂昏末可得而分也
故其稱云恐逼諸佛亦無所分於法身不壞也謂雖從感若流身
充宇宙豈有為之者哉謂化者㠯不化為宗作者㠯不作為主其
自忘焉像可分哉若至理之可分斯非至極也可分則有虧斯成
則有散所謂為法身者絕成虧遺合散靈鑒與玄風齊蹤員神與
太陽俱暢其明不分萬類殊觀法身全濟非亦宜乎故曰不分無
所壞也首楞嚴者沖風冠乎知喪洪緒在於忘言微旨盡於七住
外迹顯乎三權洞重玄之極與耀八特之化銓插高木之玄標建
十準㠯伺能竅妙旨㠯調習既習釋而知玄還慈故慈洽棄照而
照弘也故有陶化育物紹㠯經綸自非領略玄宗深達奇趣豈云
究之哉沙門支道林者道心冥乎上世神悟發於天然俊朗明徹
玄映色空啟於往數位敘三乘余時復畸諮豫聞其一故㠯不敏

係於句末，想望來賢助刪定焉。（釋藏跡七）

漸備經十住梵名并書序

波牟提陀晉曰一住，維摩羅晉曰二住，波拔迦羅晉曰三住，阿至摸晉曰四住，住頭闍那晉曰五住，阿比目佉晉曰六住，頭羅迦摩晉曰七住，阿遮羅晉曰八住，抄頭摩提晉曰九住，曇摩彌迦晉曰十住。漸備經晉曰十住名。

第一住名悅豫，第二住名離垢，第三住名興光，第四住名輝耀，第五住名難勝，第六住名目前，第七住名玄妙，第八住名不動，第九住名善哉意，第十住名法雨。漸備經十住行。

第一住今亡，第二住說戒行，第三住說十二門五通事，第四住說三十七品事，第五住說四諦事，第六住說十二因緣事，第七住說權智事，第八住說神足變化事，第九住說神足敎化事，第十住亦說神足敎化事。漸備經，護公以元康七年出之，其經有五卷，下消

餘言、第一卷說一住事、今無此一卷、今現有二住、已下至十住爲十品、

漸備經十住與本業大品異、說事委悉於本業大品、不知何以隱於涼州、昔涼州諸道士釋敘道竺法彥義斯三道士並皆博學以經法爲意、不知何以不集此經、又亦不聞其旨所說、始知博聞之難爲人與顯經且亦是大經、說事廣大義理幽深、乃是眾經之美望、譬彼茂勝眞有奇聞、而帛法巨亦是博學道士、昔鄴中亦與周旋、不知何以復不集此經、又不聞其言、博聞強記信難、有護公出須賴經、雖不見恆聞彥說之、張天錫更出首楞嚴、故當應委於先者、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法護在長安市西寺中出漸備經、手執梵本譯爲晉言、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迹、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眞眾生之冥梯、大品出來雖數十年、先出諸公、略不綜習、不解諸公何以爾、諸公

才明過人，嘗能畱心思研，心以為至業者，故當極有所得，先出諸公，故恨太簡，於文句殊多可恨，大品頃來東西諸講習，無不以為業，於文句猶不同，覺其轉深，但才分有限，思尋有極，幽旨作案有脫誤非短思所盡，然文句故可力為，方欲研之，窮此一生，冀有微補，漸備經，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漸備所說，位分衆行，各有階級，目下殊異於衆經，方欲根悉研尋之，如今茫茫，猶涉大海，不知第一住中何說，彼或有因緣信使，君不可不持作意，案有脫誤盡尋求之理，大品上兩卷，若有可尋之階，亦勸以為意，護公出光讚，計在放光前九年，不九年，當八年，不知何以遂逕在涼州，不行於世，尋出經時，乃在長安出之，而都不流行，乃不知其故，吾往在河北，唯見一卷，經後記云十七章，年號日月，亦與此記同，但不記處所，所以為異，然出經時人云聶承遠筆受，帛元信沙門法度，此人皆長安人也，以此推之，略當必在長安出此經，批本亦言

于闐沙門祇多羅所齎來也此同如慧常等涼州來疏正似涼州出未詳其故或乃護公在長安時經未流宣唯持至涼州未能乃詳審泰元元年歲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經達襄陽釋慧常以酉年因此經寄互市人康兒展轉至長安長安安法華遣人送至互市互市人送達襄陽付沙門釋道安襄陽時齊僧有三百人使釋僧顯寫送與揚州道人竺法汰漸備經以泰元元年十月三日達襄陽亦是慧常等所送與光讚俱來與南鄉間人習鑿故不與光讚俱至耳首楞嚴須賴並皆與漸備俱至涼州道人釋慧常歲在壬申於內苑寺中寫此經以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襄陽首楞嚴經事事多於先者非但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近三四百言許於文句極有所益須賴經亦復小多能有佳處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於大化有所闕般若經乃以善男子善女人爲教首而戒立行之本百行之始猶樹

之有根、常吕爲深恨、若有緣、使盡訪求之理、先梵本有至信、因之
勿零落、祥藏跡九

阿毗曇心序

釋和尚昔在關中、令鳩摩羅䟦提出此經、其人不閑晉語、吕偈本
難譯、遂隱而不傳、至於斷章、直云修妒路、及見提婆、乃知有此偈、
吕偈檢前所出、又多首尾隱沒、互相涉入、譯人所不能傳者、彬彬
然是吕勸令更出、吕晉泰元十六年、歲在單閼、貞於重光、其年冬、
於潯陽南山精舍、提婆自執梵經、先誦本文、然後乃譯爲晉語、比
巳道慈筆受、至來年秋、復與提婆校正、吕爲定本、時衆僧上座
竺僧根、支僧純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優婆塞西陽太
守任固之、爲檀越、并其勸佐、而興焉、祥藏跡十

法顯傳自記遊天竺事後序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至

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略者勸令詳載。顯復具敘始末。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以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為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也哉。（釋藏迹八）

戒因緣經鼻奈耶序

阿難出經，面承聖旨，五百應真更互定察，分為十二部，於四十九年之誨，無片言遺失。又鈔十二部為四阿含、阿毗曇、鼻奈耶，三藏備也。天竺學士罔弗遵焉，諷之詠之，未墜於地也。其大高座沙門則兼該三藏，中下高座則通一通二而已耳。經流秦土，有自來矣。隨天竺沙門所持來之經，遇而便出，於十二部，毗曰羅部最多，以

斯邦人莊老教行與方等經兼忘相似故因風易行也道安常恨三藏不具以為闕然歲在壬午鳩摩羅佛提齎阿毗曇鈔四阿含鈔來至長安渴仰情久即於其夏出阿毗曇鈔四卷其冬出四阿含鈔四卷又其伴罽賓鼻奈厥名耶舍諷鼻奈經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書佛念為譯曇景筆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為四卷與往年曇摩侍所出戒典相似如合符焉於二百六十事疑礙之滯都豁然焉上聞異要煥乎可觀焉二年之中於此秦邦三藏具焉然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羣比丘生於貴族攀龍附鳳雖貪出家而豪心不盡鄙悖之行已成斯戒二人得道二人生天二人墮龍一人無擇明詩貴不飾自遺伊戚何使中閒家子遇佛出學雖不能一坐成道何由加此之困乎然此經是佛未制戒時其人所犯穢濫行多既制之後改之可貴天竺持律不都通視惟諸十二法人堅明之士乃開緘縢而共相授耶舍見囑見

詢尊尊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其言切至乃自是也而今而後余士有此一部律矣唯願同我之人尤慎所授焉未滿五歲作持律人幸勿與之也釋藏兄一

僧伽羅刹所集佛行經序

僧伽羅刹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家學道遊教諸邦至揵陀越土甄陀厲貳王師焉高明絕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道地經其所集也又著此經憲章世尊自始成道迄於淪虛行無巨細必因事而演遊化夷土莫不曲備雖普耀本行度世諸經載佛起居至謂為密今覽斯經所悟復多矣傳其將終我若立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立斯樹下手援其葉而棄此身使那羅延力大象之勢無能移余如毛髮也正使就耶維者當不燋此葉言然之後便即立終厲貳王自臨而不能動遂召巨綆象挽未始能搖即就耶維焚葉不傷尋昇兜術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宮將補佛

處賢劫第八。㠯建元二十年罽賓沙門僧伽跋澄齎此經本來詣長安。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焉。佛念爲譯，慧嵩筆受。正值慕容作難於近郊，然譯出不襄，余與法和對檢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鼓擊柝之中，而出斯一百五卷，窮通不改其恬，詎非先師之故迹乎。釋藏亢一

達摩多羅禪經序

夫三業之興，㠯禪智爲宗。雖精粗異分，而階藉有方。是故發軫分逵，途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所由，則幽詣告微，淵博難覩，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㠯窮其寂，智非禪無㠯深其照。然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玄於在用，交養於萬法，其妙物也。運群動㠯至一而不有，廓大象於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爲，而無不爲。是故洗心靜亂者，㠯之研慮；悟徹窮神者，㠯之入微也。若乃將

入其門撤在捐舍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詔悉非其人必緘之盡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闢罕闚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於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辯必闇軌元匠孱焉無差其後有優波崛弱而超悟智紹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惟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因知形運以系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迹妙動難尋涉粗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此以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者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頹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以隆盛業其為教也無數方便以求寂然寂乎惟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眾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是故經稱滿願之德高普事之風原夫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

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遠節普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迹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即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於其外別有宗明矣每慨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為山於一簣欣時來之有遇感奇趣於若人捨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辯遂誓被僧那至寂為己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為要也圖大成於末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疏入深緣起見生死際尒乃闢九關於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宏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闔衆篇於同道開

一色爲恆沙其爲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不離如色則是如如不離色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爲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甘露門釋門義以反迷啟歸塗以領會分別陰界導以止觀暢散緣起使優劣自辨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於如來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元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

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巖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絕逕迴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於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

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途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為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阜周迴以為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綵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為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眾情奔悅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眾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欣以永日當其沖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耶並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

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恆物之大情其爲神遊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迺喟然歎宇宙雖遼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迹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其詠之云爾

儒道

鄧處中

處中華佗外孫惠帝時爲少室山應靈洞主號探微眞人

華氏中藏經序

華先生諱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味方書多遊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息於公宜山古洞前忽聞人論療病之法先生訝其異潛逼洞竊聽須臾有人云華生在邇術可付焉復有一人曰道生性貪不憫生靈安得付也先生不覺愈駭躍入洞見二老人

衣木皮頂草冠先生躬趨左右而拜曰適聞賢者論方術遂乃忘歸況濟人之道素所好爲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驗徒自不足耳願賢者少察愚誠乞與開悟終身不負恩首坐先生云術亦不惜恐異日與子爲累若無高下無貧富無貴賤不務財賄不憚勞苦矜老恤幼爲急然後可脫此禍先生再拜謝曰賢聖之語一一不敢忘俱能從之二老笑指東洞云石牀上有一書函子自取之速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祕密之先生時得書回首已不見老人先生懾怯離洞忽然不見雲奔雨瀉石洞摧塌既覽其方論多奇怪從茲施試效無不存神先生未六旬果爲魏所戮老人之言預有斯驗余迺先生外孫也因弔先生寢室夢先生引余坐語中藏經眞活人法也子可取之勿傳非人余覺驚怖不定遂討先生舊物獲石函一具開之得書一帙迺中藏經也予性拙於用復授次子思因以志其實甲寅秋九月序華氏中藏經吳勉學刊本　案甲寅元康四年也此序疑道家依託

許邁

邁字叔玄（或作叔疾見御覽四百十引道學論）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後改名玄字遠遊師事南海太守鮑靚學道遍遊名山或云仙去

遺王羲之書

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晉書許邁傳初學記八）

鬼神

蘇韶

韶字孝先安平人為中牟令咸寧初亡

授第九子節書

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山上樂哉乎此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

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去十月，可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自足矣。（御覽五百五十五、八百八十三，太平廣記三百十九，並引王隱晉書，韶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為南中郎軍司而亡。韶九子節晝日見韶自外入，曰：吾欲改葬，乃授節為書。御覽三百七十三又引王隱晉書蘇韶事。）

猗尼渠餘國王

王未詳。

白玉題文

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晉書劉聰載記：聰子約死，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及蘇，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

管涔王

王，管涔山神。

劒銘

神劒服御除眾毒。（水經汾水注云：劉曜隱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

置前再拜而去白燭觀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背有銘云

緱山神

下都陽柏闔敘於巫杭闔呂生肉貽我當詢令自食也 御覽八百九十二引異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七終